



古傳地鏡
卷四
五回

0712
1310
3



門 1510
卷 3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四

同學諸子叅閱

善化李紹崧駿茁選訂

校字

履道晉道
謙道頤道
泰道極道
豫道萃道

男

晉杜 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 林堯叟唐翁 兩先生叅註
朱 申周翰
本朝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兩先生批評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莊公庶子母叔姜年九歲即位
位在位二年為共仲所弑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閔公

鄭文公 晉獻公 衛懿公 蔡穆公 曹昭公 齊桓公二
十二年 十六年 八年 十四年 元年 十五年
惠至十一年 宋桓公二 陳宣公三 杞惠公 秦成公 楚成王
六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三年 十一年

斤丁三專尺賣

卷之四

閔公

曲江書屋

邾

姬姓國周公之後
故城在今直隸順
德邾臺縣西南

齊人救邾

狄伐邾在
往年冬

管敬仲即
管夷吾

齊桓
公也

言戎狄乃豺
狼之性

狄人伐邾。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

此文前整後散然上三
不可用排比下三簡書
用接連調法相配小小
文字其結構精緻乃耳

其心嗜欲無所底止 諸夏乃親愛近
不可厭足其性也 暱之國指邢言

不可棄置
而不救也

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

宴安之禍
其毒如醜

不可懷藏而安 小雅出
之也對自己言 車篇

言將帥出征者豈 特畏君王簡策
不懷歸家之念 之命不敢歸耳

直接懷字遞刑救刑以
見懷安安一層為重

醜，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

簡書所 蓋言戎狄亂華人所同惡
載者何 為中國者常相救恤也

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邾以從簡

書齊人救邾

桓公從管仲之
言遂出兵救刑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

歸

落姑

齊地在今山
東兗州府東
平州平陰縣界

穆哀姜內亂共仲外強
嗣君冲齡國無良佐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

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
子忠警故請霸主以復之

誠危哉季友雖忠然亦怯懦無為必因人而成

許復

季友去年出奔陳

閔公待季友於郎地傳例曰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非藉齊桓之力與次于郎以待公與國人畏哀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

姜共仲如虎如狼矣傳祇書寥寥數語情狀令人可哀

經書季子來歸何也蓋嘉美之也

郎

魯邑今山東兗州府魚台縣東北台郎城

子來歸嘉之也

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書仲孫之來而傳書仲孫之志

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書仲孫之來而傳書仲孫之志

元年

冬齊仲孫來

秋仲孫名來省問魯之患難

善稱氏而不名者亦嘉善之也可嘉之專在下

冬齊仲孫湫子小來省難去聲書曰仲孫亦嘉

開首提省難一筆下分兩段上段寫省難下段寫寧魯難若網在綱故作文全在提筆

之也仲孫歸曰不去上聲慶父魯難未已公

左翼云便欲加兵

言慶父作亂不止

必將自取死亡也

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

左翼云句藏鋒

桓公意欲乘亂滅魯

豈雖亂猶能秉執周公之禮

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所以為治國之本也

其本必先顛覆譬如木必先由根壞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

而後枝葉從而枯槁

魯秉周禮本未顛而枝葉茂

未可輕言搖動也

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本字器字正喻夾寫前後相應章法不雜不燥

君其待之緊應若之何因挑一筆以起桓公本意

今君必務安寧魯國之患難而親睦之

魯秉周禮魯根本安重堅從而親之固因而成就之

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

攜離而相疑者則當因昏迷而暴亂者言此四者乃霸王之大而間之○間間廁之間乃可覆而取之作用故以器為喻也

去聲攜音哇貳覆反昏亂霸王去聲之器也

元年

晉士為知申生不得立

子鬼反

此篇總提分應乃借賓形主格也申生主畢萬賓兩兩相對申生以逃為令名畢萬以魏為大名申生之天胙幾幸於或然畢萬之天啓直決於見在行文亦畧於主而偏詳於賓絕妙反射法總見獻公之愛其子

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初曲沃武公覆滅宗國賈王而請命王使以一軍為晉侯從小國之制也今獻公恃強大而擅立一軍故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犬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

增為趙夙趙衰之兄也畢萬魏犢之祖也二軍為獻公御戎車為獻公之車右

三國皆姬姓

曾不如愛其臣之甚也

經微而顯於傳亦然

耿霍魏魏故國

魏還為

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

滅三國而還歸

太子已出居曲沃至是復為之增築其城

以耿地賜封趙夙

以魏地賜畢萬

在芮城縣北今山西平陽府芮城縣

魏以為大夫

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

今名耿倉城在絳州龍門縣東南

魏以為大夫

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

上段開口一句喝破而以都城位卿雙承之下

魏以為大夫

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

段亦開口一句喝破而以盈數大名雙承之上

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

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

陪一太伯下陪一天子

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

上證一諺曰下證一占

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

曰雖詞意多寡不同文

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

格未始不配

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

上段結處掉一天字下

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

段起處即接一天字兩

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

截一綫此又後入牽上
搭下倒收順承等法之
所自來

使天若福
無家天若祚

雖逃亡在外又何
患其無晉國乎

按又焉得立士為看透
公之隱矣不如逃之為
太子謀善全之計矣天
若祚之二句明是敘他
必逃而後能有國也此
皆策之最上者也如宋
馮衛朔鄭突非逃而有
國者乎若申生者愚懦
性成守死善道新城之
禍實由自取士為謀之
於前孤突諫之於繼忠
言逆耳罔知所裁天殆
欲祚重耳於將來故先
假太子以啓晉亂歟
上段不得焉得無家無
晉層層說破下段必大
必衆必昌必復亦層層

在路
反
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

子孫必
昌大

自一至十百千
萬其數極盈滿

魏即魏本字
其義為大

獻公始以魏
賞畢萬之功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是天實開啓
其後嗣矣

天子以天下人為民
故曰兆民十萬為兆

諸侯以一國之人
為民故曰萬民

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

以魏國
之六名

而封畢萬
之盈數

此得國得
民之象

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

三三坎上震下為屯初爻變而
三三為比是震下變為坤矣

辛廖晉
大夫

屯險難所
以為堅固

於晉遇屯之比反辛廖占之曰吉屯固

比親密所
以為得入

震木變
為坤土

震為車坤為馬
故以為車從馬

比八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

震為足動而遇坤土
安靜之象故居之

震為長男
故曰兄長

坤為母
故曰覆

坤為眾
故曰歸

初爻一變有此
六義不可易也

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

比象曰水地比有合之義
屯象曰水雷屯有固之義

比之下體為坤坤為地有安敦之象
屯之下體為震震為雷有殺伐之象

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

之及屯之初九曰利建侯比之大象
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之卦也

畢萬乃畢公
今遇此占必能復興
高之子孫也如始而為公侯矣

之子孫必復其始

秦成公卒穆
公任好立

惠王十
七年 一二年

料定各議各事絕不相
聯令讀者一悲一喜不
勝扼腕情深有神之筆

按此篇是一頭兩脚格
以議論結構成文與下
伐東山篇同一機杼俱
是騰空着筆不用斷結
但下篇以七人共論聯
絡映帶此篇以兩人獨
論對仗分疏意同調變
古貌古心總為申生着
惱讀者不得以有起無
結作時下濫觴可也

實賦書葬又不地者皆史筆諱之胡傳曰書葬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

秋八月辛丑公薨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傳不詳姓氏卜齮魯大夫其田為公傳所奪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

是以共仲因卜齮忿公傅及公遂使之弑公子宮中之小門闈宮小門也武小門名

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闈成季以僖公適

連弑兩君國人季友乃以僖公不與故出奔莒入魯立為君元年莒人來求賂季許賂莒人以求共仲

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

莒人以共仲歸魯魯地慶父使公子魚請於季友求救其罪許赦往報慶父

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

魯斯公子共仲聞子魚哭歸邾莊公夫人齊季友不赦乃縊而死女哀姜也

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

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

欲立共仲為君哀姜亦與謀於共仲

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

哀懼罪及已故奔齊人惡哀姜之淫于邾內奔曰孫毒而為魯殺之地以哀姜之尸送歸於魯

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

哀姜之罪已極而僖公請而葬之者外固強齊之援內存母子之恩為國家之大計

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

密 邾邾費縣北有密如亭

按絞共仲弑閔成季絕不見牛句匡救只帶一

義之意 同而亦本春秋錯文見

一 通一事字法顯諱不

筆以僖公適邾便見季

有定見在閔弑般賊季

惡得為無罪遙思以死

奉般之言盟落待郎之

義新君舊主望重情深

惟季是切迨宮闈禍及

季獨逃奔南史董狐胡

不早生於東魯哉而左

氏猶曰季子來歸嘉之

也誠何謂乎其在於今

設姜不孫仲不奔季未

必能藉區區之邾以媾

魯難幸天未厭魯特假

成風聞成季之繇而事

之季於是立僖討仲而

社稷安是季之勳為成

風立也假令召陳來歸

之後果如大義滅親俾莊閔生順沒寧其功豈不偉歟乃奔陳奔邾由

一而再竊有私志魯史有人亦應列季友於慶父之下

掌卜之大夫名楚邱者

言卜兆當生男

當命其公右謂當相名曰友魯用事也

閔公齊立哀姜齊殺逐一清悉以見俱非成季之功

兩社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而為公室若亡季氏則魯政之所在也季氏當居其間之輔佐也國亦從而衰矣

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

據天子與象生必聖神堯眉舜目獨鍾嘉瑞彼魯仲子季友俱有文在手異哉一生子弑兄篡立一相魯致弑兩君天何故而子異象乎總皆桓之子孫與季之子孫設為異瑞以蓋前愆耳何足信

本卦乾下離三五爻變筮之乾為父離變而為乾以辭曰乾故曰同復于父君言

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

人之敬季友如敬君也

手理自然成文為友字形

遂以友字為名而命之

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

成風莊公之妾聞楚邱卜成季億公之母也

卦兆之辭辭

以禮事成季因將其子祐切而屬託焉屬音燭

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億公焉故成

繇辭卦兆之辭也易繫辭註去

爻繇之辭所以明得失○服虔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

季立之

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公十三年

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禍自邗及衛此管仲所謂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也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

軒大夫之車公好鶴故以大夫車載之

將與狄交戰之際

受甲冑而為兵者

皆曰何不使鶴戰

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

鶴實有大夫之祿位

我國人無鶴之祿位焉能出與狄戰

玦五玦也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

鍾伯敬曰使鶴三語怨而諱妙絕盜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亦是

此篇作兩半讀前半敘狄入衛以國人作起結後半敘立載成曹以齊于齊侯作起結至上下聯絡映帶則大題小做純以零星點綴見委致

此意

凡敘事以類相從筆墨始成片段此篇開口敘一好鶴事以後便從此附麗作法如缺也矢也繡衣也直至末五稱五牲門材重錦首尾映耀敗意之事卻寫成生色之文

石甯二子 玦以示決斷 使守皆衛大夫 矢以示禦難 國也

贊助 卽示決斷示也 御難之利

甯莊子矢使守去声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

繡衣取其文章順序

二子石左翼云四子恐亦石祁子輩甯也 也所以一敗塗地君臣俱盡

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

前驅先鋒 備不虞也

殿後備 反禦也

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

衛軍容雖整國 國亡君死曰滅衛侯渠 師之耳目在旌衛懿公既敗而不地 人不與故敗 孔等俱了結於此句中 去其旗是以一敗至君臣皆盡也

榮澤孔疏禹貢豫州榮波既猪

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

導沈水入于河溢為榮是榮在河南

創插一筆見敗績所以遂滅之故

華禮二大 史官名

此特衛都河北為狄所敗乃東徙濮

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去声龍滑與禮孔以

河故知此榮澤當在河北但沈水入

夷狄畏鬼故許恐之曰言我乃衛大夫之官

職掌祭祀祝 今若不使我

河乃決被河南多故專得榮名其北

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

雖少亦稱榮也

則神不佑而國不可得也

狄乃釋囚而使二二人則告守者石

言狄人強盛不可坐

按左氏不明敘衛君臣盡殺千軍而但云不去

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

其旗是以甚敗亦崇夏

以待 二子信其言遂不敢固

衛將東走渡河

總斷結 一筆

黜夷之意以是深惡而諱言之耳然句法奇古

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今人尋味此左氏用間之法也王或庵謂今人

昭伯以為不可齊人強之 稱齊子是衛女而女子于齊者也卽桓公長衛姬生

惠公母昭庶母也齊人使烝之

為文以無間為上古人為文以有間為奇信然

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

左翼云大史安知非素懷憤懣藉以報服為狄

姜不可強上声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布告聲勢使守者望風

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而逃乎不獨受甲者皆曰使鶴能令國滅君亡也

亦行文 先將文公撒帶 一筆要着眼

先適齊 以避難

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

及狄 滅衛 迎衛敗 夜渡畏 狄也 衆者

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

共勝衛 二別邑

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其滕之民

戴公名申是年立而卒文公立廬舍 衛風載馳篇詩序云許也曹衛邑各為舍于曹以避狄患 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

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

信而義不可故 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

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曹 詩作漕衛下邑在河南今直隸大名

府澤縣南二十里 曰馬故城是也

甲士三千人以戊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

王云牛羊魚 五牲皆三百者所以 軒俱與鶴映 備祭祀軍國之用 材木也遺之門 材使先立門戶 魚軒夫人車 以魚皮為飾

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

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 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匹也

軒重錦三十兩

王或庵謂前寫亂離光景如落葉秋風雨零星散衰頹極矣後借齊侯戊曹歸公乘馬云云極力鋪張煥然復見氣象維新如大寒之後忽然春風鼓動萬物欣欣向榮不知載公虛曹子然一身一切都待齊侯歸遺而後且蕭索至此立國豈不大難狄人入衛真如疾風之掃敗葉席捲一空而懿公之好鶴流毒國家真無窮也讀末段淒涼愁苦之况令人隕涕勿認作熱鬧喧闐氣象



左翼云齊出救邾矣豈不能救衛者况衛滅之後尚復戍曹又有宋為之犄角而狄來不問致其亡也忽焉蓋不能親民焉能睦鄰及觀後立戴戍曹愈知懿之內外無親自取滅亡也不然狄人長驅至河過宋桓而返彼豈漫無顧忌者以是知狄非能滅衛衛自滅耳

二年 晉羣臣論使大子伐東山

東山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也○皋音高俗作皋非夫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

冢大也言大子奉國家之祭祀與社稷之粢盛

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侍

之朝夕膳食大子不別名冢子所以君有朝會征役之事可離君之左右也 異於諸子也 外行大子代君守國 國則大子從

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

君而從君號曰撫軍言助君鎮撫士卒也 代君監臨國家也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

按此篇特為獻公所以廢大子與太子所以自行取廢立傳作者故將里克諫帥師之失與孤突諫將戰之失作首尾提結俱以孝字民字為關照中將六人紛紛議論為鋪排分明前提後結中申六段格也左繡謂通篇一事分作兩項說不成牀裁矣然妙於通篇即將七人議論作起結應帶轉換之筆而淺深虛實開合即離無

一不備另一類敘申敘法也讀者可悟作全節人名題文字

按里克語大子一層帥師一層大子不可帥師帥亦無益一層何等辭嚴義正復跌轉舍之一層以為必化毒為慈不意公久已舍之矣夫復何辭及其見大子也層層別醒字字箴規又另出一番婉辭左氏於諫獻公用繁筆於告大子用簡筆公答克在後大子答克在先此行文接落變換一定不易之極則也熟此可無難於過度矣

按將焉用之君其舍之自相呼應與其無用不

大凡帥師而為將者必專一謀軍事

宣號令誓戒軍旅

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大子不當主軍事也

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

命則無權

若不稟而遂自專行命令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

若使之帥師是君失命官之道

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

將欲與晉戰恐大子敗師被殺傷君何不舍申生勿使帥師也

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

如舍之惟其官之是以無用

我死之後未知誰可立為君者蓋微示將廢也

里克聞獻公之言遂不對而退朝出外而見大子

大子聞里克述君之言

舍之一語正刺公心血公安得不露出元神耶

惜乎克能復以廢立之理正直批鱗或可挽回

言君使汝居曲沃是告以臨民之事

又使汝將下軍是教以重旅之事

亦未可料鍾伯故謂里克與人父言慈與人子

言孝可為人臣之法愚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且為人子者惟懼不孝於親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前里克祇論大子不可帥師故於將戰帶一筆並不暢言留下文狐突結紱還是虛衍至是已帥師矣故另提一筆總點六子便欲實發而其

大子將上軍

公為偏色之衣以衣申生蓋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也

玦如環而缺不連以金狐突即伯為之而佩飾偏衣也

行重耳外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謂其始終真知善全父子之道徒貽弒二君與一大夫口實以白殞其身究何裨於臣節哉

無懼我不得立國

凡事但修飾於身無責怨於人

如此庶幾免於患難也

獻公竟使

先交話語謂之隔靴搔癢全不着實教大子從何勉之狐突只就他勉之一語不覺發聲一嘆看透獻公滿腔機關發此不平議論子其勉之雖欲勉之兩下針鋒緊相注射不惟喚醒先友亦時令諸人睡着

時衣決三事先指點一層次解明一層方據事斷論一層復疊發理解一層反復痛切排偶到底卻不厭其重複以善用虛字變調故耳

故君若敬慎大則當命以子帥師之事 四時之始

若欲服大子之身

則當衣以純色不偏之衣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

若欲用大子為中心 則必佩之以玉 為君子之常度

今公於大子則皆不然 則非敬其事乃命以十二月歲盡之時 幽閔其事也

用其衷則佩之度 今命以時率 閱其

衣以龍 襍之服

則非純其服乃 欲遠離其躬也

不飾以常度之 玉而飾以金玦

事也衣之危 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

乃攝貳 今既以偏衣之 其衷也 服而閒遠之

以卒歲之 時而閱之

而且危襍其衣以示涼薄之 意窮冬受命以示肅殺之心

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

金主秋其性剛而寒 四者皆非好 玦如缺取離別之義 意無一可恃 力戎事

雖欲勉 東山之狄可 得盡殄滅乎

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

凡帥師 將授兵必告於 宗廟而受君命

既授命而出帥則宜 於社以受賑賑祭也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

胙肉 戎服自有常色 今大子不獲常服 君命如此其 雖死而使父有殺 也 謂章弁之服也 而衣雜色之衣 意已可知也 子之名是謂不孝

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

不知逃亡 以免禍也

衣危襍奇怪則明 示以無常之意 別不得復歸之意

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

雖克敵而復亦 何益於大子為 君是有心 欲害之矣

謂偏衣 金玦

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

雖狂夫猶知 疑之阻疑也 狄人而後反國 盡之乎

夫敵豈可 盡之

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

丹木說透狐突未言隱

閔公

十二

由工書局

三人都承狐突之說而 言亦各有所見皆是商 量口吻行文之暗伎也 子養着眼偏衣講出君 命奕奕着眼金玦講出 君心丹木一總虛說而 着意狄可盡乎抉進內 讒一層將君命君心俱 包在內較兩人說更緊 切然都是逐層推出而 以逃之違之跌出狐突 欲行文勢一步緊一步 絕無轉身處矣忽然羊 舌翻盡前說一筆趕轉 以鬆為緊迥出諸人意 表亦迥出讀者意表

衷故此欲行以其語意

猶有驅煙二五 必不免於禍患

欲從丹木

就死在

相符也若天子從之到

在內之讒

不如違命而逃

違之之言

他手裏

是上策然行文至此則

有內讒不如違之

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

不可

雖知君

不孝不忠

句頓住又為下文別開

不可 違父之命

不可 違命不孝

棄君之事

雖知君

不孝不忠

生徑乃作者故意出奇

不可 違父之命

不可 違命不孝

棄君之事

雖知君

不孝不忠

也不然則板滯呆疏並

不可 違父之命

不可 違命不孝

棄君之事

雖知君

不孝不忠

無聯絡波瀾之趣何為

不可 違父之命

不可 違命不孝

棄君之事

雖知君

不孝不忠

佳文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羊舌一段絕不勒襲雷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同獨出正論掃括前言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然於他人父子則為忠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告於申生父子則地驅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之陷穽極下策也然行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文是將欲即之忽爾離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之之法故用大子將戰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作蕩筆掉轉以為狐突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結文作勢亦以與前將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戰虛實相應直如常山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蛇陣法首尾無不相顧

可於逃亡

可取子其死之

而自取之

而死也

戰不可

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

可取子其死之。天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

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

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故為莊王之所殺。如辛伯之言。同是亂之本已成。豈可必乎。

孰與危身以速名罪也。謂有功益見害。天子不聽而戰。遂

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僖四年。果為驪姬所讒。而

殺。此篇要知作者為申生抱滿腔不平之憤。特借他人酒盃。以澆自家塊壘。於

里克則首敘其諫不成。諫勸不成。勸大子居曲沃。六年。猶曰朝父待君。勝者也

亦嘗將下軍。今日非大子之事也。斯二者。克何不早言而待今日哉。既知君命

盡狄而反。則當乘公未知誰立之語。即力舉大子長。而且賢。以為強諫。奈何不

對而退。就此了事。蓋三怨將作之心。其机已肇於不對中矣。及其見大子也。宜

預為謀。全孝保身之計。明知不得立。而猶云無懼。弗得立。且不共是懼。一語與

稟命。專命。話頭。自相矛盾。是致大子於死地者。里克為罪魁也。假令狐突之諫

之紛紛聚訟莫敢主張原其心殆欲悉然又不格姦吁何其妄也他日新城之禍始悔不信狐突之言究何初衷之頓易哉世謂申生之孝季路之忠尾生之信垂為天下後世戒者過則失中也周聘侯云若早從士蔦之言城曲沃而飄然高蹈恩義兩全身名俱泰策之上者也帥師而逃斯為下策愚謂秦凱而還烏盡日藏亦得計矣無所逃而待志流遺憾於千秋哀哉

文公名熈戴公之弟狄滅衛齊桓公立戴公以復衛國戴公尋卒又立其弟文公衛之中興文公之治也故特傳之

二年 衛文公傳

以厚繒為冠蓋用 務蓄材木以立宗廟宮室 諸侯諒闇之服 訓飭農事使民服田力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

通達商旅留遺貨物有無 敬重工教以勸 授百事之宜 文公以此年冬立 加惠百工賴其利器用 勉為學之士 任才能之人 明年改元僅有兵

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

革之車三十 乘言其少也 季年未年也在僖公二十五年文公能 招懷離散故其末年乃致十倍之富

十三年 季年乃三百乘

衛懿公好鶴政治廢弛輕人重物國人不與以是狄人長驅滅衛君臣俱盡宮室宗廟無一存者荼毒之慘莫甚於此迨國之遺民立戴公以廬于曹直如燕巢幕上吉凶尚未可卜雖齊桓欲興霸業于中原亦不過舉救微扶危之策將欲復康叔武公之墟猶在衛君之善自為謀耳幸戴公卒文公立克勤於邦克儉于家由庶而富富而教彬彬政治居然王道之原卒復康叔武公之業中興之君衛文獨冠左氏特表其賢美其事不必支離繡爛而以簡潔之筆行之故於即位之初年即詳敘其頭末所謂盡而不漏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也抑以垂垂訓于將來為後世有國有家者之法程也其羽翼聖經之意亦深切矣讀者慎無以為簡而忽諸

春地無以為歸而遂漸

垂鐘于泮水然則此亦四下流之志跡也其於羅漢之書亦增以英韻
始於明始之時半明精熟其韻未過開盡而不誠前書其律其文具意出律以
興之深論文體既於九律夫其韻其律其律不必定轉韻而以前韻之筆律之
京師千變由然而富而深淵海如前其韻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
限於其韻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
燕巢燕土古以尚未可小觀齊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
宮室宗廟無一不齊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
既而公設韻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
既而公設韻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其律

十三乘 李平公三百乘

乘言其少也 註兼納其末中代經十韻之富 李平公中代經十韻之富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五

同學諸子參閱

善化李紹崧駿出選訂

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泰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校字

晉杜 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 林堯叟唐翁
未 申周翰 兩先生參註

本朝 馮本驛天閣
陸 浩大瀛 兩先生批評

公名申莊公庶子閔公之兄母成風
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懼曰僖

僖公上

鄭文公 晉獻公 衛文公 蔡穆公 曹昭公 齊桓公二 宋
十四年 十八年 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七年 桓
八年 二十 杞惠公 陳宣公三 秦穆公任 楚成王
元 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四年 好元年 十三年

新丁 三事典 盡頁

卷之四

僖公上

一

惠王十一年

公羊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首惡虞受命假滅國者以取亡焉○穀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城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矣
○林註晉於此始起見經
公穀作夏陽號邑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 在河東大陽縣大陽廢縣

晉大夫 以屈地所產之良馬一乘四匹

與垂棘地所出之美璧

荀息請以屈地所產之乘與垂棘之璧

屈 屈地出良馬今山西平陽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

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

垂棘 田美玉赤晉地

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

一篇詞令文字深沉不能露荀息之狡，虞公之愚，俱在言表，猶外府也。息已通盤打算，獻公究竟無心請先伐虢，便買倒了荀息之謀，宮奇知之，其如君之夢昧不醒，何豈非天奪之鑿哉。

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

冀 國名原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在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北十五里

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

顛軫 鄭 原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今

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

晉 鄭而攻其三門 使冀罷兵 言此以示晉未能報號意 不道亦猶冀也

三門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

平陸縣東北二十里有故鄆城顧幹友在縣東北七十里

乃遣人分依客舍伺侯寇掠逆旅客舍也

以侵害我晉南方邊鄙之邑

故敢請假道于虞

兩為不道借賓形主參差中必有整齊方成片段

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

虞遂先興師伐虢

喜得厚賂請先伐虢以媚晉

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

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虞非倡兵之首而經先書之惡貪賄也

晉不信虞故遣二大夫主兵

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

言不懼晉而反敗

是使恃勝而驕益增疾

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反

自此必愈輕易晉國而不撫恤其民矣

稔年豐熟也言國之亡不過五年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曹 杜註濟陽定陶縣今屬兗州府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即曹國也

桑田 在宏農陝縣東北今在河南陝州靈寶縣西二十五里稠桑邑創其地也

惠王二十三年

惠王二十一年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

之齊以此合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

杜氏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者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緩之以德

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今屬河南鄆城縣

召陵原潁川縣今鄆城縣東有召陵故城

據左繡以次陘盟召陵為一篇雖依經書三筆事本一串若另作起止便無意義愚用合為一篇似乎當可以見齊桓且懼東夷而遂改道獨不懼示弱於楚而遂失霸王可知服楚之言皆諛辭也不然何以舍僭王稱夏之大罪而徒貢其細餘也

三段五格前一段一問迭發兩對由緩而急中段兩問兩對一開一闔末段又是兩扇一反一正
楚人問得極老辣極正經南北迢遙又無王命何故征討齊人答得極誇張極平常虛摺四至徒責包茅忽誅往事觀兩人問答只可作嬉戲而已初無半點忿氣要之楚未必畏齊齊亦未必服楚一箇以諸侯之師一箇使與師言兩下各有諸侯之師在胸臆中不得不知難而退可見齊桓不過借諸侯之師伐楚以威諸侯為取霸計也不知左繡謂

故不速進 胡傳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而次于陘 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

于陘 音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杜氏曰蔡自北杏以來而棄諸夏甘心 卽楚故桓公先事侵蔡故楚之黨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

楚王使人與諸侯之師言曰

齊處北海之濱

楚境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而對言之

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

此壯相誘曰風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不能相見以喻齊楚遠隔之甚也

虞度也言不意齊君之侵師涉吾楚地以何故而見伐

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召公 讀邵招之使來則讀昭 爽也

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五等諸侯九州伯長

女皆得征討其有罪

帥諸侯以共輔我周王室

賜我先君所踐履之境界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

四至言先王賜履征伐所至之地非大公受封地也對上不相及說

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此下管仲責楚之辭言楚國厥貢包茅所以供王者祭祀以縮酒今爾楚國于荊州而竟下人貢包茅使王祭不共

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備而無菁茅以縮酒包裹束也

我齊君是以微問楚何故不貢

昭王成王孫南巡狩被漢水船壞溺死不復歸周京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

我齊君是以微問昭王何故不復

楚人答曰

包茅不曾人貢于朝

則是楚君不敢辭其罪也

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管仲就理上說得正大
是何意見愚謂楚故不
貢齊亦未必貢昭王事
隔數百年從復翻案豈
非多事妙在屈完一認
一推使管仲不能復置
辭合理屈則辭窮也讀
者審之

真西山曰我以大惡斥
之彼亦必斥我之惡以
為諸侯羞唯舍其大而
責其小庶幾楚人不盡
力以抗我則不勞而師
有功孫執升以為桓公
與仲自度不能大艾楚
故為此迂誕之言以便
草草了局

馬氏云妙兩邊皆提諸

侯之師為眼目而前後
兩先君遙遙相對東海
西河穆陵無棣方城漢
水都兩兩映襯并兩段
為一篇真有壁合珠聯
之嘆敬仲子文兩人真
是對手大家將計就計
適可而止否則為守為
戰事未可知矣

方城 方城山在南
陽葉縣南今
屬鄧陽府

漢水 漢水自武都
至江夏南入
江今在漢陽府北

豈敢不供給 若昭王巡狩溺
以備玉祭 漢而不能復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
此乃多歷年所非今之罪 因楚不服 罪故進師
楚地 名

次于楚 屈完楚大夫
之陸地 ○屈九勿切

次于陸。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如陸而觀師 之強弱

陳列諸侯之
兵以示強意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
齊侯屈完同 ○乘 乘而共觀之 去声

不殺諸侯謙辭言諸侯
之附從非徒為我也

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去声 去声 下同 言君今惠顧楚國以求 福於我楚社稷之神

未知汝楚亦昔
尋我舊好否

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
若以此諸侯之 兵而用之以戰

不以收我楚
君同好為辱

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
誰能禦止 兵攻擊其城 而克之

其眾多也

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
言齊君若以 德撫綏諸侯 則諸侯無敢不 服齊君之德 若徒以兵 力威諸侯

言齊君若以
德撫綏諸侯

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則我楚國有方城 又有漢江之 水可以為池 今諸侯之 亦不能攻 兵雖眾 我城池也

則我楚國有方城
之山可以為城

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
於是齊侯與屈完 盟于召陵而退師 陳國之 大夫 鄭國之 大夫

於是齊侯與屈完
盟于召陵而退師

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
音陶

二人語意妙在全然相
反尤妙在全然相類相
相類則愈形彼說之可
憎如貝斯錦左氏真有
化于肖物之能

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

謂齊人師還若取道於陳鄭之間而歸

我兩國當受供給之病

若取道於東方之地

方觀去声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

而觀視兵威於東方之夷狄

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音現曰師

言兵出久疲困

假使東道而遇強敵

恐師老不可用以戰鬪

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

資財用也糧米粟也扉且薦也屨草鞋也

出於陳鄭之間其平声資糧扉扶味反屨其可

以鄭邑賜申侯虎牢地見前

榜虎牢王所賜厲公之
邑齊桓擅以之與所說
之人其如王賜何

穆陵杜註齊境今山南青州府臨朐縣中有一白

零五里有穆陵開在大峴山上

無棣杜註齊境口

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河間府滄州鹽山縣即古無棣也縣南有無棣溝

也齊侯說音悅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綱目前編曰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于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于鄭矣所謂南夷與北夷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伐狄而南討荆其有功于諸華可謂大矣然其欲狄也緩而姑判也僅最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邱之城在公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夏患又有什百於狄者吞噬諸蠻蓋凡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昔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猶夏之罪以為討其僭猶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眾而不知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保不滅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甚於召陵而僅僅乃爾曾西所謂功業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立文公之霸全憑一泣
之為階也吁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其斯之謂
歟

毒胙以賊害公
是大子之所為

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新城即
曲沃

公以杜原款為
傅無狀故殺之

愚謂甲生終是庸碌無
能之人即繼位亦不保
其祚前帥師不逃猶冀
公或有轉移之意此番
大變萬無生理既不辭
又不行束手待斃致伊
母失嗣焉得為孝自縊
之日觀其悔不用狐突
之言則為孝為愚從可
識矣要之天生姬以禍晉
殆欲啓文公以霸晉耳
禍者福之基不信然歟

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

或殺大子以六日
之狀自明於公
君必察其毒物不
得至六日猶存也

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

今我若言有毒不至六
日公必治姬置毒之罪
君既無姬則不安不
飽而年益衰老矣

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

吾又何忍
而安樂乎

子不肯明則
何不出奔乎

言君既不察我
實無此罪專信

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

驪姬之
讒言

則我弑父之惡名已聞於
他國今我被惡名以出奔
肯納我之身

他國之人又誰
肯納我之身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

姬既譖殺申生
又譖重耳夷吾

言二子亦與申
生同謀毒公

戊申，蔿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

時二公子皆在朝聞譖
遂各奔歸所居之邑

末二句輕帶得妙筆法
又與奔新城句相應經
營匠心

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晉重耳奔翟

口為於
鬼切 重耳
夷吾

為蒲屈二邑築城事
在莊公二十八年
築之不固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

此篇是結上生下文字
蓋申生既殺便已揭過
一邊以後須敘二公子

倍公上

由工書

出亡本木因補寫士焉

多置薪於城而築之

使人責士焉

築城一段議論以為後

文緣起見早悟其言大

實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焉稽首

子可以不死二公子亦

可以不死二公子亦

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

城乃回顧首篇一國三

筆也

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

士焉築城實薪乃是故

作詫異以動公之責問

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

大言在修德而固宗子

兩句前云寇讎後云三

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公中言宗子總見申生

無恙蒲屈都不可築三

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年尋師善安適從極言

築城之危口中自說重

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

耳夷吾意中卻全指在

絳二公子也此公極有

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

深心宜其言之針針見

血乃爾

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

士焉連說四讎字直將

以二公子為讎而重耳

乃以校者為讎此正文

字兩兩激射處總見獻

公前既失之申生後又

失之重耳也而重耳自

此與矣首尾照應之密

如此

起處總提二公子而夷

吾訴之于前重耳逃之

于終可見兩人優劣其

不附伐庸事又行文欲

得勻稱不令偏重也

公有殺三公子之宗子既固有甚於築三年之後君將用兵於蒲屈矣蓋一

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

焉用堅

慎退而賦曰狐裘龙茸一國三公吾

則致讓堅之則固讎我及驪姬

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

言披以君父之命來

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

踰越也凡牆高曰墉卑

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信公上

九

首止

衛地陳留襄五年
邑縣南有首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

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
帶及故齊侯率宋魯陳衛鄭許曹之君會王世子于首止而定其位
至是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世子不盟尊與王同也太子
鄭即襄王帶即甘昭公也○胡傳曰首止之名美之大者也

盟

惠王恨齊侯不應定太子之位
故使宰周公召鄭伯使之叛齊

言我欲撫鄭
叛齊以從楚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

又使晉輔佐鄭以叛齊 若鄭恃晉楚之援
時晉楚皆與齊爭霸者 即可少安於無事 命故心喜

鄭文公聞王

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

而又以不朝
為可懼也

故逃其師而
歸不與盟晉

鄭大夫孔叔諫
止文公勿叛齊

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

胡傳事有惡者不與為
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
即之盟惡也請魯無勤
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
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
犯眾不盟是以為貶故
特書曰鄭伯逃歸逃歸
者匹夫之事諸侯行之
深貶之也
凡文必有總括之筆在
首為提在尾為束此篇
獨用之中間喜於王命

言國君舉動凡須
鄭重不可輕易

輕易則必失其
可親之黨援

若失親則
必為齊所

之曰國君不可以輕去聲輕則失親失親患

伐而患 及至困病而後 則鄭之所喪
禍至 使求盟於齊 失者已多矣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

承上懼不朝齊起下於
上為束於下又為提蓋
以申權作首尾關鍵也
章法奇甚妙甚
名字止字少安多喪乃
前後互映處文情以對
寫為佳

聽逃其師而歸

綱目前編曰按齊桓公歿會世子不以世子夷于諸侯定王世子也然定王也
世子出必以他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
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此齊桓公之一正天下也
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夷夏者可以辨矣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此篇傳晉執虞公事只一易字盡之看其前議後敘處處伏一易字至末一筆點出絕世奇文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言虢恃虞以為表

表去而裏亦不固也

晉心無厭不可開啓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

晉兵如寇不可啓習

前此假道伐虢滅

今其可再假乎

諺俗語也輔口夾也車齒肉也相依兩兩相賴也以

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喻號如輔

車內輔外若唇亡則齒必寒冷二者去一不可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事為絕妙埋伏讀至下

言虞晉皆同姓姬氏豈肯忍害同

大伯之後封於吳仲雍之子封於虞

皆大伯之子其分為昭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

時商無道大王有剪商之意

大伯長子當立以逃亡故不得嗣周位

號仲封於東號號叔封於西號

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

二號皆王季之子其分為穆

時皆仕文王之朝而為卿士

有功於文王

文王與仲叔為盟誓其書藏於盟府

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今晉尚不以號為宗親同姓而欲滅之

又何肯愛

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也獻公乃桓叔之曾孫莊伯之孫也而於其族其親較

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

虞不更近乎獻公宜其親愛之也

乃桓莊之子孫初無得罪於晉者

莊公二十五年而晉獻公盡殺桓莊之族何也

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

終是夢裏始亦天將亡

斤丁二專九賣

僖公上

十一

曲江書屋

按晉獻子且見殺毒過

如虎何惜吾宗哉之奇

由今而思昔由疏而鑿

親頑石亦當點頭虞公

半其詳寫滅虢童謠時

日偏不一筆商量及虞

分明是虢亡虞從晉不

更舉註郵其詳寫執及

大夫以勝秦分明為晉

宗二字寫出極其不堪

其詳寫修祀歸貢又分

明為神其吐之乎下着

落而未以罪虞公且言

易也結之前半妙文得

後半實事兩兩相應使

人讀之又好哭又好笑

也刻本往往刪去後半

亦食蔗而遺其本矣

按晉獻子且見殺毒過

如虎何惜吾宗哉之奇

之歟非真不能強讓也觀

以其族盛大恐夫至親而以恃

猶尚盡

况以虞有一國之利

其對害宗對神據識見

偏害晉國也

寵偏近為患

害殺之

晉豈不欲併吞乎

不滅士為孤室而溫恭

正直實過之晉獻故畏

鬼神必安于我國而

不致滅也據安也

其賢而苟息已早知其

雖諫不聽也魏亡虞從

奇亦料定苟息滿腔成

算矣其如虞公之愚何

前連寫兩親字兩愛字

兩偏字此又連寫七德

字四神字他說人情便

與他說人情而情不可

特也如此他論天理便

與他論天理而理又無

足恃也如此反復復

透徹無遺誰謂達心而

懦耶

王鳳洲曰益用四書以

如是二字一頓便用反

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馨反

物如是則非德民

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馨反

物如是則非德民

曰民不易物惟德馨反

物如是則非德民

物如是則非德民

物如是則非德民

物如是則非德民

轉落下文勢鼓舞

况以國乎神其吐之乎

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

在德矣若

必在有德之人

兩段都用反結語作掉

令其自思與前其可再

乎筆意呼應一片絕妙

章法

虞不臘矣三句終住上

半篇呼起下半篇乃一

篇轉板處刪卻後文便

語無歸結不見其妙矣

章法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上陽 在宏農陝縣東南陝縣今河南府陝州是也

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斤丁三身九上質 僖公上 十一

此段先了伐虢事其出色寫虢亡正是出色寫虞必從之也須知一氣趕出直如秋風之捲簾點出易字乃所謂千里來龍到頭結穴也神來之筆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

均同也戎事上下同服也振振盛貌勝虢而奪取其旌旂

均服振振取虢之旅鵠音淳之賁賁

夫策傳說星也焯焯無光耀也 鵠火星正中時也章事有成功也也童謠之言如此星驗推之當

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

在夏時之九月十月之交方勝虢也交晦朔交會日也 今年十二月朔日丙是夜半日月當合朔於尾子乃夏時十月朔也星之次月行疾至平旦時

十月之交乎丙子日日在尾月在策鵠火

已至天其時鵠火之星見於南方午位之中 晉必以此時滅虢矣

中必是時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

醜號公名 晉師伐復取道于虞掩其不備而攻取之遂滅虢曰

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

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秦穆姬晉獻公女遂女曰媵以媵修虞國所辱之吾宗之害更甚於桓莊之族乎命祀之山

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

川所謂明德以薦馨香也 不言滅而言執賤之所以罪之也

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

罪虞貪璧馬而亡國且言晉之滅虞不煩于戈故言易也

公罪虞且言易也

愚謂以虞之弱事晉之強假道亦滅不假道亦滅其勢則然也之奇之諫虞公與季梁之諫隨侯同一意旨然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虞公神必據我晉遂襲滅國家興亡權故操于主德之修與不修爾豈關大小強弱哉可為千秋鑑

左翼之師還館虞絕不設備猶然宗不害我神必據我指塊橫據在心下愚不移忠臣哲士痛哭流涕將如之何哉

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元年 杞成公 曹昭公季子襄 立是為共公

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

以鄭逃首止之盟也去年齊伐鄭而楚救之故今年復伐鄭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

言鄭伯之心不能自己強

何畏難於卑弱之病

既不能競

又難能弱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

此乃所以取敗之道

今鄭為齊所伐國勢其傾危矣

請乞降於齊以救鄭國之社稷

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

我知其說之所從來矣

且少待我處分

言國之將危朝不保暮

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

如何能待君之處分

告於齊曰所以逃盟者皆誤聽申侯之言今已殺之矣

說解也

前年陳轅濤塗使申侯美築虎

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

牢之城遂諸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至是借而殺之以說於齊國之女所生也

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

楚文王死在莊公十九年

使申侯無居楚國

文王言唯我知汝之心

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

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息聽讒言而擅殺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此為齊伐鄭鄭殺申侯傳兩節合讀以說齊用語為兩節開鍵說齊句束上用諸句遞下與鄭伯逃盟篇一樣章法諺有之曰古人有言曰首尾相映而聲病強弱待我待君語語對待交互予取予求女庇女容字字轉換錯綜一樣筆意分之不必兩傷合之則成雙美人巧極天工錯

古人可作知不河漢斯言

汝之為人專好利而不知厭足

蓋從我而取從我而求

獨我不以汝之事利為罪

以殺申侯為王上節吾

知其所由來矣先虛透

一筆下節聞其死也仍

若後之不知汝之心必以

汝必不能免於罪戾

汝必作速出往他國

一筆下節聞其死也仍

嗣君

禮義大責望於汝

免於罪戾

及文王申侯出

奔鄭

間常山率然有此好勢

耳

小國政狹而法峻

將不能容汝也

既葬

申侯出

一申出也一段不入補

紋制紋例乃是為用諸

句作註脚耳說到電于

厲公此下不免還有許

多層折看其只用子文

疾轉入題撇脫乾淨不

會此法總不能簡也

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既葬出奔鄭

楚令尹子文聞鄭

文公已殺申侯

古之人有成言曰

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

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故也已

凡知臣下之賢否者

莫如君之明察也

古人此言誠不可改易也

已其文王之於申侯是也

甯母

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

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

林曰衣裳

母如字又音

其又曰母

改謀其事

二千里穀城鎮即其地也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

管仲言于齊侯曰

凡諸侯之攜離者惟

有禮可以招徠之

凡遠方之叛服者惟

有德可以懷感之

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禮不易

庶遠近之人

齊桓從管仲之言

無有不懷附

乃修禮以待諸侯

諸侯所掌貢職之官各於齊受

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

僖公上

十五

由工書屋

此傳甯母服鄭事從謀

鄭起請盟結中間使大

子聽命于會可見鄭已

為德禮所動故此篇以

首節為王中幅不過因

將許子華而極論之語

語申說德禮回顧起處

而正文不在此也少筆

是多筆反是賓明於

賓主多少之變可以讀

新丁

卷之五

僖公上

十五

由工書屋

史矣
開手四句妙於整齊末
路三層妙於錯落前則
詞簡而意該後則意密而
詞暢少者籠罩前文多
者翻騰不竭極文章之
大觀也

按齊桓一生霸業幾為
子華利字實倒非管仲
極力把持連假字都用
不着了故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按管仲兩日對症針砭
由淺而深由鬆而緊自
是諫臣通論然前論加

卻包着德後論德卻寓
着禮不必以其字之有
無分也按其意旨總極
力破醒利字故層層剔
透效字

有豐欲從利字饒有根
抵假仁假義管仲那肯
救卻

兩若字正對他一若字
一反一復利害了了國
策全得此種筆法無不
暢之意無不盡之辭

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

蓋齊方富強先代鄭文公猶未肯親自乞盟姑諸侯出貢物也使太子華聽命於諸侯之會

子華言於桓公

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

若桓公肯去此三則我舉鄭國以事齊如齊封內既屬內臣則不侵不叛族以與鄭國講和之臣蓋于華乘間以篡國也齊亦無所不得其利

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

君自創伯以來能聯屬諸侯者以有禮與信也

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今若從子華奸邪之謀則諸侯必離心矣

諸侯而以姦終之母乃不可乎子父不

為子而不好犯父保守君命共職之命謂之有禮時事謂之有信

今子華受君父之命來會而願以鄭為齊之內臣是無禮無信

奸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

其姦邪莫有大於此焉桓公言諸侯兩次合謀伐鄭未得捷而成功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

君若以令德撫綏鄭國

豐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

加責以逃盟訓誡之正辭

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豈不懼我齊國總領也罪人謂子華奸父命者也言若傾子華之言以兵臨鄭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

信公上

十六

由江書是

上只就鄭論利害且夫一折道進到示後嗣又駁轉記姦盟替反復比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假士道亦自有一種精神照顧得到左氏最寫得出也

既將會盟姦德重論一層又從子華姦上斷定一層又從鄭之為政指點一層而以三良應三

族以必受盟應謀鄭以必不免應無不利以未可問應不亦可乎語語對針用意最為周密

子華得罪乃是起便帶筆不得作正文讀只重鄭伯請盟收應起處為一篇之歸宿也

十二月丁未天肅
王子鄭立是為襄王

則鄭反謂我與何懼大凡合諸侯為盟會所以尊既會而又從子華奸犯之言是

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或以德緩或以刑威或以禮御或以義訓四事

也此會何以垂示後之子孫大凡諸侯會盟之事

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我齊之盟從此其廢替矣雖齊之史官為

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勸君切勿許子華之請則鄭國必感德而受盟

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甘為齊之內臣以自弱其國則于華將亦不免於禍

為天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必嗣君位于齊國介賜也

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桓公從管仲之言遂辭子華之請鄭伯聞之加于華之罪十六年鄭殺子華

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德齊不聽子華之言故服齊也

伯使請盟于齊曹共公元年

八年惠王二十五年

去聲

伯使請盟于齊

也

齊侯辭焉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冬鄭

襄王父立是為襄公

襄王九年

葵邱

陳留外黃縣

例曰宋地也今在河南開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孔疏莊八年傳曰齊使連稱管至父戌葵邱杜云齊地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為此會也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為宋地

此篇就下拜一節極描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

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地名之會九

許男曹伯于葵邱

襄王使宰周公名孔賜桓公之

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

昨肉蓋尊之比於二王之後也天子有祀事於文王武王

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

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

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

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須不見得妙在宰孔說話未完連忙便去下拜以致天子必故止之小白必故下之反復鄭重寫得下拜如此濃至事以曲而出靈文以曲而入妙千載讀之為是至誠為是作假左氏傳神到此亦奇矣哉

命恐遺天子羞一正一反是將宰孔口中無下拜三字反復作兩層說既踟躕又躊躇也左翼尋盟修好正傳只此二語絃外過偏就賜胙一事幻出絕妙至文王命愈隆執禮愈恭想見齊桓小心翼翼之狀本是一命析作兩層說文

新言左傳卷之五 信公上 十八 曲禮書屋

境曲折見奇致次之妙法開後人無限法門

九年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夏會葵邱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也

盟辭有五 盟誓之曰詳孟子 辭曰

凡我同盟之諸侯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

齊桓莫盛于葵邱亦始衰于葵邱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此篇却借宰孔口中逗一消息然不帶敘於會葵邱之後而倒敘於會葵邱之篇則史家得失互見上文正寫下拜許多好處則此語固不得而累之也已

自今日既盟之後

各修和好無相侵伐

既會先諸侯而歸

晉獻公來會葵邱宰孔遇之於道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

宰孔令晉侯不必與會

不務修明盛德

徒知勤勞遠方而經略之

事在莊三十一

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

僖四年召陵之盟 今年葵邱之會此皆所謂遠略也

言但不知經略東方否 略東

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

北西南三平寫忽將東作一颯筆鬆靈圓活姿致無窮以西為主故西字獨重一遍而又重一

略字以伴之下筆有多少分寸在

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

齊侯勞遠行以求會也

晉侯從宰孔之言遂不會葵邱而歸國蓋宰孔知晉殺嫡立庶必不免於亂也

侯乃還

甲子公羊作甲戌僖公穀作諱甲子九月十一日也未同盟而赴以名書在盟後故從起

獻公未葬齊未成君故

九年甲子晉侯僖諸卒冬晉里克殺其

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君之子奚齊

不鄭亦晉大夫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何也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文之有斷是非一成南山可移此判不可易從無暗藏兩可者獨此篇

僖公上

十九

由工書

引詩作斷極為圓活以荀息為有此重言之義

以申生夷吾重耳三公子之黨在晉國者謀作亂

可也以荀息為未免其言之玷亦可也蓋荀息

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踐言於終是他好處先言于始又是他不好處

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文於前幅詳寫其從君於昏於後幅詳寫其從

容赴義自是得失互見而起首兩提句一曰欲

納文公便見荀息復立卓乎胸中全無皂白而

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

一曰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則亦不全許里克而

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似此布置場中有抑抑中有揚因乎自然並非

則願以身殉之不致苟免以避禍也

私意臧否將詩詞微吟一過真乃意在言表不

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

謂天生妙語作此文妙

結者矣

荀知其事莫不盡心力而為之

稍首而對寫得鄭重特為結語伏案

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前後對答都用雙調中幅略作參差然兩字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

反復相應亦仍是雙調格律末引詩作斷亦恰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

好反復雙調其稱停細密如此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

前後對答都用雙調中幅略作參差然兩字

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

反復相應亦仍是雙調格律末引詩作斷亦恰

復踐也惟能欲踐其言而豈敢愛其身乎

好反復雙調其稱停細密如此

言以此藐小之孤子一說謂初賤與諸子懸絕

可也以荀息為未免其言之玷亦可也蓋荀息

敢辱辱大夫以保護之

踐言於終是他好處先言于始又是他不好處

股肱手足也

文於前幅詳寫其從君於昏於後幅詳寫其從

是賴公之不幸而敗

容赴義自是得失互見而起首兩提句一曰欲

凡可以有益於國家者

納文公便見荀息復立卓乎胸中全無皂白而

耦者兩也生兩者俱無怨

一曰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則亦不全許里克而

言三公子之徒怨驪姬而欲將作亂

似此布置場中有抑抑中有揚因乎自然並非

不可於今日而懷二心

私意臧否將詩詞微吟一過真乃意在言表不

言而豈敢愛其身乎

謂里克欲為申生 報仇以成其善 亦如我之欲 忠於奚齊 我既寧死 而不懷二

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

而豈能止汝使勿忠 於申生乎已止也 次喪 寢也

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

獻公尚未葬奚 齊不得稱君

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

人以卓子驪姬之姊所生故 勸荀息立為君而輔佐之 遂立卓子 以葬獻公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平朝者已將 為君位也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

波 將死之句又收上又起 下若竟以未葬句了結 則不成完壁矣故下截 於事為正論於文則餘 按荀息死奚齊之難於 先君可謂無負既不能 死便思立賢胡為復立 無知之卓子而又未經 先君曾付託者尚得謂 之不貳乎夫重耳長而 且賢內外咸服息能召 百立之為宗廟社稷計 何憂賊之不討言之不 復哉觀息所為殆非忠

詩大雅 抑之篇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則不可 復追也 言荀息從君子昏事非其正既許獻公以 死不肯食言所謂言之玷缺不可為者也

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於獻公而實忠於驪姬 姊姊耳其死非止無益 且遺臭也合假道於虞 之智觀之何前後若兩 人哉要之荀息里克類 皆阿比小人一傳申生 謀成中立一傳奚齊妄 託忠貞先後受戮無一 可恤春秋誅亂臣以垂 戒將來知必置里克於 荀息之上

秦伯納夷吾

卻芮卻克祖父從夷 吾在外者時秦伯 欲納重耳故卻芮勸 夷吾重賂秦伯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

此篇為秦納惠公起本
忌克二字斷盡夷吾一
生如其言儘可不納秦
伯偏以為利而納之則
純從重賂起見後支背
賂戰韓皆伏脈於此矣

郤芮賂秦只四語而權
術無所不有此便是解
知識人會僭賊人論頭
夷吾之忌克郤芮教之
也

誰持一語秦伯自是真
心商量郤芮便當告以
內恃某外恃某而尤恃
大國之安靖已也則彼
此推心置腹矣今郤藏
頭露尾既不肯說無特
又不屑說有特明明重
賂求入郤無一語歸功

於秦語語不忌不克却
不覺把滿腔忌克一時
流露也左氏正於渾淪
處傳狡猾之神
不好弄鬪不過較廣而
儉文而有禮者相去如
何
一聞再問可知納他全
是勉強 唯則定國而
推本於不識不知不僭
不賊蓋唯虛公信義人
乃能動合法則也多忌
克者何足語此子桑未
見夷吾而遽以忌克斷
之以郤芮為之謀主而
知之矣
忌克二字本平穆公却
用則說箋解得此乃活
利字乃借應法所以回

言國本非己之有而為他人有者
我何愛惜而不以土地賄賂於秦
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
之齊隰 音習 朋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
之齊隰 音習 朋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
欲納重耳不納 言夷吾欲入國
夷吾故問之曰 亦有所恃乎
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
一有親黨必有怨讎無黨無讎納
之亦易遂將克平二人情形掩飾
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
及其年長亦不 其他則吾不知意謂
改其幼時之行 天性樸誠可為君也
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
安定其 國否
唯依法則者可 大雅皇 言文王忘
以安定國家 矣篇 己之能若

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
全無 惟順上帝之法則
知識 帝者天理之主宰
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
而不為人法 此皆無 無私
則者少矣 私好 惡
賊鮮 上聲 不為則無好無惡 烏路
今夷吾之言多猜疑好 難以定
勝是僭賊而忌克也 國矣
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
多怨適足以自害雖 秦伯慮其還害己
欲勝人焉能克也 故曰是吾利也
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於秦語語不忌不克却
不覺把滿腔忌克一時
流露也左氏正於渾淪
處傳狡猾之神
不好弄鬪不過較廣而
儉文而有禮者相去如
何
一聞再問可知納他全
是勉強 唯則定國而
推本於不識不知不僭
不賊蓋唯虛公信義人
乃能動合法則也多忌
克者何足語此子桑未
見夷吾而遽以忌克斷
之以郤芮為之謀主而
知之矣
忌克二字本平穆公却
用則說箋解得此乃活
利字乃借應法所以回

於秦語語不忌不克却
不覺把滿腔忌克一時
流露也左氏正於渾淪
處傳狡猾之神
不好弄鬪不過較廣而
儉文而有禮者相去如
何
一聞再問可知納他全
是勉強 唯則定國而
推本於不識不知不僭
不賊蓋唯虛公信義人
乃能動合法則也多忌
克者何足語此子桑未
見夷吾而遽以忌克斷
之以郤芮為之謀主而
知之矣
忌克二字本平穆公却
用則說箋解得此乃活
利字乃借應法所以回

顧重賂作結也輕嚴一筆聊復爾爾如聞其聲

襄王二年

十年

晉惠公元年

奚齊者先君所立卓子又在國嗣位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殺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晉殺其大夫里克

忌父周卿士

黨周大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

欲殺里克以解說於人以見已非篡立者

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

微無也言若無子作亂則我亦不得入國而為君

奚齊卓子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二

苟息也

繼此而為君者

不亦難與子處乎

若不有奚齊卓子之廢

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

惠公何以興起為君

今君必欲加我以罪而殺之

何患無辭以責我乎

我已聞公欲殺我之命矣

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

里克於是自刎而死

不亦里克黨時惠公使之聘于秦

且謝秦之納而求紱所許之賂

伏劍而死于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

故不及與明年春平里克同誅鄭亦殺

不及

胡傳云若惠公既立而謂里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傳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愚謂曷不曰大夫傳大夫驪姬畏大夫不敢遽興廢立假令大夫不中立大夫免死宗社艾安先君唐叔

各見道理而兩乎字亦自相應唐錫周曰公殺里克有慍色信然

我用平鄭緩賂作結正寫惠公克處以為前篇印證非只謂其特以平鄭之不及相形始知里克之殺初非以弑君之故徒以其欲納文公而怨之也殊不知殺里克忌也謝緩賂克也故秦伯曰是吾利也

實嘉賴之奈何三日不朝遂致死相繼皆大天中立之咎也縱奚卓背嫡當誅賴大夫之靈傳大子之故唯大夫圖之如此克不覺掩面死矣何辭之可辨

十年 晉侯改葬共大子

大子申生也 共大子諡

即曲沃 狐突忽如夢 與大子相見

此篇為戰韓起本卻無端敘一鬼神事又不止寫一遍卻寫兩遍前一遍寫得分明後一遍寫得模糊前一遍寫得整齊後一遍寫得錯綜寫鬼神固當作此若明若滅之筆

大子生前伐東山狐突 御戎故使之登車僕御

無禮或謂絜獻公 余得訴於上帝 次妃買君之事 請罰夷吾之非

犬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

其罪蓋以晉國 予秦界子也

使秦國祭 祀我也

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

兩遍前詳後略然中間 狐突只作一承上起下

歌饗也言民非其神之 族類神不享其祭祀 民亦不修其祭祀

秦非君之族類即以晉界秦 秦必不修君祀而殄滅矣

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

且罪在夷吾 與民無與

君怒夷吾而盪及晉民是 失刑以晉界秦是乏祀

○陸云前曰太子 此曰君是恍惚語

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

言我將復 請于上帝

侯七日之後於 曲沃之西偏

將因巫者而與 之俱見我焉

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

狐突

大子恍惚 即滅沒

七日後狐突 復往果見之

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

言上帝已許止罰有 罪之夷吾一身而已

必敗於韓 地敝敗也

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韓 同州韓城縣南十 八里為古韓國今

彼則冗關矣

及期以下不必再敘再

僖公上

二十四

由工書屋

之語本不重而首尾字字相對又妙在前作一層寫出後作兩層寫出而見巫一層又只於前文帶起不作正敘詳中有略略中有詳變化之妙真非筆舌所能盡耳

王或庵謂前若敘人神踪鬼跡至末方露左繡亦云前後都不說遇鬼只後着遂不見三字滿紙鬼氣奇妙

兩告之曰首尾相應又找出一巫者來分明不是夢着真是活鬼

斤丁二事九

屬陝西西安府

按申生被讒而死自然不以禮葬今惠公改葬必是以禮可謂克盡弟道如何反致真禮誠令人莫解其故要之惠公得國不滿人意內外棄之左氏歷敘數篇亦皆抱滿腔不平之氣寫得晉惠毫無善狀即此一件好事也是出鬼弄怪何況於他左氏好奇未有不盡乎人情者於此篇似覺遠於人情矣

襄王十一年

天王賜晉侯命

召武公 內史過 周大夫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

平声 言惠公必無後於晉

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

先喝起一筆又實應一筆至末虛結一筆回顧起句中以禮敬二字反復別醒惰字層次井然尺幅中亦具有許多手筆設開後學聰敏

凡敘惠懷事都遠處為重耳作襯托之筆

惰是說容體卻兼在內者言棄字說身昏字則直說到心矣○愚謂昏字所包者廣并說君臣皆不善矣故曰上下昏

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

國以禮而立 猶木之有幹

是先自棄 其顯命已

豈有可 繼之道

敬載禮而行 猶車之載人

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

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陳宣公卒子款 立是為穆公

襄王十一年

穆齊桓興滅繼絕勤王
定位霸業之隆唯桓為
最自葵邱之後漸生矜
驕叛者九國霸功於是
乎不振矣至此子帶召
戎伐周正好大舉會盟
勤勞王室以續前勳奈
何秦晉救周而齊袖手
及子帶奔齊不執之以
歸于王而徒使人平戎
于王并言欲復子帶豈
天奪其魄與何初衷之
顛易也傳言王子帶奔
齊所以罪桓也二十二
年天王出居于鄭由桓
之不早辨也

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

去年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維之戎伐京
師秦晉伐戎以救周討王子帶召戎之罪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平和也為
周和戎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

管仲下卿也王嘉管仲之
功故加用上卿之禮待之

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

臣乃齊之
下卿也

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仲言齊
今下卿而
之國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為齊之守臣皆上卿也
當上卿之

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

通篇以三禮字作主腦

禮若春朝秋覲之時使國高一子
來朝奉命王將何禮以待一子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

言我嘉美
汝之功德

報應汝
之美德

謂督正有不
可弭忘也

汝其往而踐
居上卿之職

此與下拜登受同一舉

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

無得逆我享
汝上卿之命

卒辭上卿之禮遂
受本位之禮而歸

兩段都用摹古之筆雅

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

言子孫宜
世享祭祀

國高位居其上
能讓之而不忘

大雅早
麓篇

斷語緊對饗上受下落

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言君子有
樂易之德

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
于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密于照應之法耳

信公上

二十六

由工書屋

襄王五年

二十三年

陳穆公元年

晉饑

荐重也禾黍皆不熟也重上声以濟民飢○糴徒歷反

子桑公孫枝問與晉原給否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

施與也言我厚施于晉而晉肯報

則固無損于秦

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

晉民必不直其君而心懷攜離

因其攜離而征伐之

民心不聚晉必敗師

百里奚虞人也仕秦

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

之妙

此等處都為秦獲晉侯起本篇中句句都照定後文落筆無一閒話子桑照開糴百里照秦飢秦伯合來直照到戰韓結特大張其辭以見如此驚天動地之事夷吾豈在睡夢裡而有忘之而遂背之者耶眼注後事口讀此文乃見用意

為大夫時秦化惡晉侯肯賂故一再問

天之降災如水之流行

有國家者或迭更而有之代更也

里與諸子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

乃道一當然也

順道而行天必降福

惠公殺平鄭其子逃于秦

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

援親仁祥義四德秦君臣莫不心口相同晉獨慶鄭一眼透過故舉四德以告惠公

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

輸運也

雍秦國都

絳晉國都

相繼言接續輸運也

命其役為汎舟之役從渭

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

運入河汾浮汎其舟也

以見秦伯勤於救晉之災以形晉侯幸災之意

汎舟之役

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南七里有古雍城

兩對參差兩問卻整齊前重一攜字後重一道字參差中筆意未始不相配也

忽插平豹一層混鬧亦行文之波折卻是不肯放鬆晉惠一忌字逼出秦伯二語來相形見絀

蔡穆侯卒于甲午立是為莊公

十四年

秦饑

晉大夫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

背秦之施是無親也

幸鄰之災是不仁也

貪愛己物不以救入是不祥也

背施幸災取怨鄰國是不義也

施無親幸

胡耿切並無去声

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

親仁祥義四者之德皆失

號射惠公舅也

先惠公許以五城賂秦求入既

義四德皆失何以守

去声

國號射

音亦

曰反之

而背之故射以皮喻城以毛喻粟言既背其賂秦怨已深雖與之粟無釋于怨猶皮去而毛無所依也

既棄賂信倘國家有患又背粟施誰肯復恤之

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

無小大之信則必致征討之患

失內外之援則必致敗亡之變

此皆事理之必然矣

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

秦怨已深雖與之粟亦不能損其怨

與之徒資寇之糧耳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

背從前之施幸今日之災

雖晉民亦棄我也國猶且讎恨之

况已懷怨之敵國乎

終不與粟

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

慶鄭退而告人曰

君不與秦粟將必後悔之

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韓文一曰君臣皆貪小利何以立國慶鄭雖持正義而務悻悻以求勝其君非真欲國事之成者也凡末世之臣邪者必諛正者必充總歸于敗而已

此篇又承前汎舟篇來合三層讀之語意一層進一層合前數篇讀之文氣一步緊一步結句乃直喝下篇矣血脈之貫通如此

蔡莊公元年

十五年

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懷諫違下故貶而書獲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者晉師不大崩也○林曰秦始見經此秦晉交兵之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

晉惠公入國在僖公九年

穆姬秦穆公夫人晉申生之姊賈君○屬羣公子武

○屬羣公子武獻公次妃穆姬託惠公使善視之晉燭獻之族遭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

羣公子晉侯悉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

怨惠公負其屬

中大夫里克平鄭既入國皆等賂之以求入國昔中大夫

事在十年

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河外河南也五城五處之城

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

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

既入國亦不與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

在十三年

在十四年

卜官名徒父

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

其卦主秦軍涉河而晉侯之車必敗

穆公不解其旨故詰問之

○自此第一段秦筮第二段晉卜秦人從吉而獲吉晉人違吉而終凶

按通篇立格布局左繡

所評多與鄙意不合故另敘總批於篇後以前只將每段作法標出仍用圈以別管見云

起手一段總提晉惠之失是原敘法又是類敘

法六事作三層敘由賓而主由寬而緊第一層兩事用側筆單行第二層兩事既而對寫卻長短

參差第三層竟用整對而兼互說只此一起便無法不備

後漢志陸渾縣是也

今河南河南府嵩

華山在宏農華陰縣西南華陰

縣今屬陝西同州府

解梁河東解縣也今山西平陽府蒲州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有解城

○自此第一段秦筮第二段晉卜秦人從吉而獲吉晉人違吉而終凶

俱是前一層作勢之法
以虛筆透實事為敗韓
被獲預作鋪張至敘到
彼處不待設色而自工
矣此文家偷枝之法門
也左氏慣用此法

○兩段俱用前奇後偶
之筆各分三層前段連
遞四箇也字後段連數
四箇其字一古致一雄
深對而不對絕妙天工

○三敗及韓句畱在獲
晉侯前點出亦無不可
乃知作者欲先表復諫
違下所以致敗之由不
得不予未戰之前一提
逼出慶鄭許多正經道
理暗形晉惠思克衷腸

而行文又妙以提筆為
承接又融貫又省簡到
戰時儘可不必鋪張矣
此亦相局行文之妙用
也若城濮篇此筆便用
不着又固有定法在

○既知寇深就不應違
卜復諫禍福惟人自召
豈真鬼弄人耶

○乘馬原是要緊聲控
縱送無不如意者服習
素爛也慶鄭兩番比較
令人毛骨俱悚雖王良
造父亦莫敢詫為異說
而惠公彼昏不知反覺
子聖自雄還寧之禍伊
誰咎哉慶鄭非逆料於
未然直據理而論耳世

言卜辭大意秦與晉戰晉必
三度敗去其君為秦所獲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

三敗之後 必得其狐之雄者 夫所謂雄狐何也狐乃邪 媚之物其雄者必君也

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平声 蠱內卦主貞 屬巽巽為風 外卦主悔屬 艮艮為山 其時周之九月乃夏 時之七月孟秋也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

內卦為主秦象外卦為賓晉象則是晉山而秦風也 所以秦 當秋之時木實成熟為風吹落其實而兼取其材 克晉也

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

其後晉與秦戰晉師果度 三敗而秦進于晉之韓地 言秦為晉寇 已深入矣

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

將何策 以禦之 背施怒鄰所致 實君自深其寇

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

小誰可為 車右者 公惡其不孫卜 步揚魏 雖吉亦不使 犖之父

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

小駟馬名鄭所 獻者惠公乘之 大事謂 祀與戎 所乘之馬必 用本地所生

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

惟生水士 故知人心 惟知人心 故安教訓

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

惟安教訓故 服習道路 隨我 所用 無不 合意

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

之好舍舊而從新者可
不類推以為戒歟

以從兵戰之事必
不如本地所產

及至驚惶而
變其常度

必將變易而
不如人之志

以是亂氣狡戾
而憤滿於外

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去声

陰血周偏而
動作於內

血既動作脈必張
起而憤動發興

外雖有疆形
而內實乾竭

陰血周作張去声脈憤音奮興外疆中乾音干進

我雖欲進退周旋
而終莫能自主

至此而始欲改
兼悔無及矣

周九月今七月也
應歲云秋矣之占

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

逆迎

韓簡晉大夫晉侯使
之視秦師之強弱

視師

秦師雖
出於晉

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

士有鬪志
加倍於我

公出奔于梁梁與秦
親遂因而求秦

入晉
秦伯納之

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

矣安得不敗

晉荐飢乞
秦輸粟

是晉受秦三次之施
而晉無一次報秦

所以致秦
師之來也

今晉反不
責己求和

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

而又欲
迎擊之

我師不直公故懈怠
秦怒晉無禮故奮發

以此觀之秦之鬪
士不止倍我也

狃狎侮也言一匹
夫尚不可狎侮

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何况我為一
國之君乎

使韓簡請
戰於秦

言不能
巧言

既聚眾
興兵

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

復欲散之勢
有不能也

汝秦若不退
師而敢抗敵

則我晉亦決戰以從
君命而不敢逃避

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

言惠公未
入國之先

我秦君惟恐晉
君不得入國

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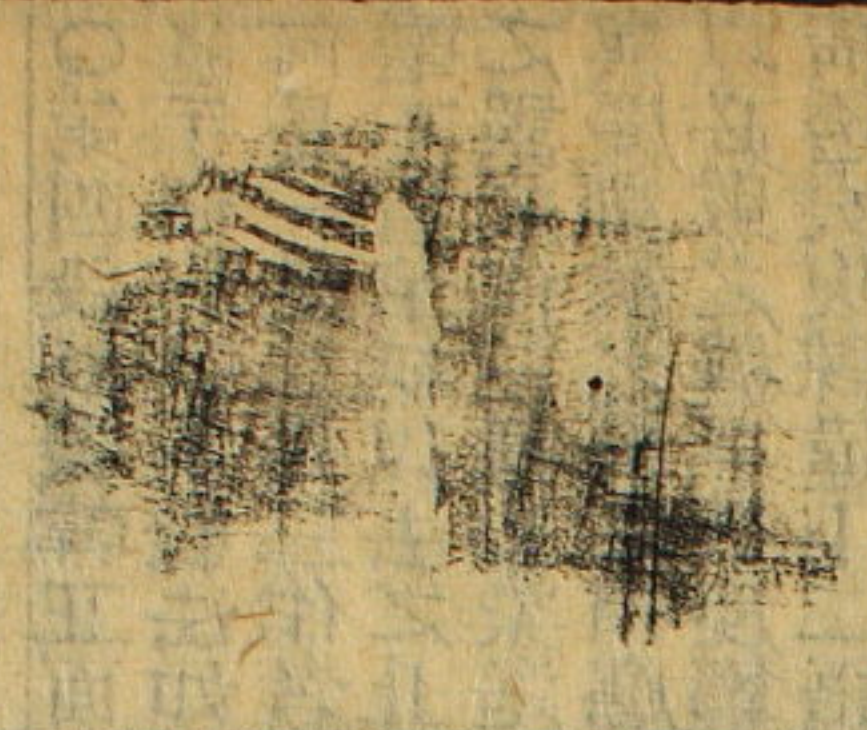
○韓簡公孫枝兩說俱
是三層跌落俱是回顧
起旨但一顯一隱一豎一
橫

新言左傳

倍公上

三

由江書屋



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

即入晉而尚未定諸侯之位。君之憂。今惠公既定位矣。我秦君敢不奉晉君之命令。

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

還便旋也。澤泥也。小駟不調。故便旋而陷車于泥中。公呼其來救。

馬還澤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

乘小駟之諫。是取自取。事勢至此。何必逃避。遂不救而去。

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

輅與廷同迎也。將止秦伯而獲之。

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

慶鄭既去。呼徒救公。不知韓簡將止秦伯。遂誤以秦師為晉師。而呼救公。遂逃。而秦反獲晉侯而歸。

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

反首。頭髮下垂也。拔舍。草舍止。宿也。皆壞形。毀服以從惠公。

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

言何必憂。感之甚。秦國在西。右本執晉侯。西歸而反。謙言從晉君而西。前年大子告孤。突欲斃惠公於

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

韓之妖異。言我今特踐之以厭其異。豈敢執汝。晉君西歸。君之意也。皆叩頭至地而謝曰。

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

今君足履后土。首戴皇天。皇天也。天神地祇。實聞我秦君不執。我晉君西歸之言。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

新言左傳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山工書

○輅字誤字用得新奇。便有天理人情在內。不必拘泥。共太子鬼話。

○第五段自晉大夫起。至乃許晉平。止凡四層。都是為歸晉侯作計。較寫秦穆之仁。形惠公之克。頭一層晉大夫告哀。乞憐。二層秦穆姬欲怨。為德三層秦穆防患于未然。四層子桑決事于目前。而以豈敢敢在裁之。焉用之。必歸必得殺之。歸之作呼。應以見其聯絡貫串之妙。所謂散中有整也。

○第四段敘戰韓正面。他手便有許多戰法。如何是一。是二。是三者。毫着筆。祇以去之。止之。誤之作三。樣點染。造與慶鄭深之悔之相應。以必敗之機。早被慶鄭猜透矣。復諫違卜。二語。總括三敗事。盡矣。至矣。文貴前後相準。相配。不變不得。大變不得。此篇通身俱是。插寫。詮實處。却是虛神。運虛處。到是實際。所以絕佳。

即我羣臣在君下風而亦與聞君不以至之言 秦穆公夫人晉惠公之姊 聞秦伯執晉侯將至國

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犬

晉即康公名 弘穆姬次子

子營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

禮初死則有免服成服則有衰經穆姬欲自殺故使行人先凶服以迎穆公且以穆姬之意告穆公

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

也有一段大理性不單恃着放刁穆公素來和平見此那得不從似這等行止語句可惜不曾獻之乃父以救申生

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

婢女之卑者自世婦以下皆稱曰婢子又夫人負罪而有所請必稱婢子

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

靈臺 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通內外鄠縣今屬西安府○鄠音戶

裁度也明是挾穆公不得不歸晉侯之亦所以抗絕不令通內外

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以示戰勝厚獲之意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

雖汝大夫其何功之有焉

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

今若不圖謀晉人之憂感

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

平声 又違背天地之所聞也

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春秋五霸自齊桓以下應數秦穆觀其報晉惠背施背賂何等留餘不盡即後來讓晉文勤王創霸又甘心束手旋歸此番戰勝若晉文不知如何掀天揭地那管他許多乞哀說者謂秦穆因懼內便做人情迫後又餽晉粟亦因懼內

新訂左傳卷之八十五

僖公上

三十三

由工書

乎五霸假仁此公到有三分真氣

左翼云此見霸者學門諸臣只為國謀并不一語周旋夫人立言得體

○第六段宜承許晉平下即接寫會王城却又折轉晉侯使卻乞告呂

甥呂甥又效卻乞說幾多假話做幾多假樣使一國之臣民哭一頓笑一頓極有趣味蓋作者因一路平平說來特地撇開蹊徑另作洞天極盡掉背行文之樂而夕遙與重施不報其民必攜暗相印證文奇而事實左氏之心殆七孔矣豈史公所論及哉

○兩層以賞字為主爰田甫惠即繕州兵皆由內外棄之久矣故如響斯應也文由淺而深由緩而急層層別發句句

秦大

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

而欲以其大子為質

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

徒適以成二國之惡怨

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

怙恃也無恃人亂以為己利

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

穆公乃許晉平成

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餽甥

且召呂甥

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

既賞乃假為惠公之言以告國人

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

國人皆哀君不還國

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

君亡在外不自以為憂恤

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

國人又商量呂甥曰何以處之

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

無使復歸相聚為惡

如此則晉服秦必成大和好也

周武王時大史佚嘗有言曰

音俗

以勢陵人天必降殃

姓瑕呂名餽甥○顧氏炎武曰呂氏也瑕其邑名蓋兼食陰瑕二邑故又曰陰餽甥

音隙

惠公無道國人不順故呂甥商量卻乞欲其先命國人來朝而假作惠公有命賞發國人

貳代也可卜大子圍以代為晉君

分公田應人之租稅改換與眾所以賞之爰易也

君之恩惠其厚極矣

征賦也繕治兵也言共征賦治兵以輔佐孺子孺子大子圍也

生情雖兩層却是一串
當時言者固忘乎其為
假即作者亦若不知其
為假讀者到要認真

惠公雖亡
其子繼立

輯和也
睦親也

兵勢
益強

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

諸侯與我素好素惡於我者
者知所勸勉知所畏懼

如此則於
國有利益

眾聞呂甥之
言皆喜說

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

二千五百家為州又使州長各
繕甲兵即今之團練鄉兵也

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

正卦雷澤歸妹
變卦為火澤睽

卜史之
官名蘇

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

震為長男故為士巽為羊
卦名從目從日誤

孟血也
蓋呼光反

僅篚婦
人所掌

也

曰士刲羊亦無盭也女承筐亦無貺

此下史秦西鄰也今嫁女于西而遇此卦兌為口而從震
蘇斷辭是口舌雷動也故知有責讓之言而晉不能償報

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

而乖歸妹上卦
睽也震變為離

亦猶睽之上卦
為離而變為震

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猶
女嫁反害其家之象嬴秦姓姬晉姓

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

震為車歸妹上六在震之體而無
其應如車脫輻之象輻車下縛也

離為火睽之上九在離之體
而失其位如火焚旗之象

車敗旗焚
行師不利

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

火還害母歸妹上六變
敗在宗邑為睽孤爻辭

失位孤絕故遇寇
而有弓矢之警也

震木離火火從木生
離為震妹於火為姑

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

謂我姪者
我謂之姑

也

姪從姑以
下應懷公

家謂
妻也

逃歸之
明年

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

之極上無所承故為無
貺賜之象也歸妹上六
爻辭止言女承筐無實
士刲羊無血此蓋占繇
之辭言下刲無血上承
無實不吉之象也

○第七段又原敘筮嫁
事以與次段秦筮晉卜
相配相應亦用四也字
四其字成文比下筮更
進一層連他父子終身
全形活見大意却是為
惠公悔從占一層作引
起見他於穆姬現前救
死恩愛都不知感戴不
曾想到何況秦施其怙
道不悛天良喪盡反不
如彼國之民聞君不歸
即哭甫一賞而即治兵

之為愈也左氏不是無因原起堆砌也讀至此始悟呂甥以君命賞一段假局而皆是真妙文其聯絡貫串令人莫測如此

高梁 在平陽府楊氏縣西南今臨汾縣梁墟是

○依左繡詩曰一斷作結到底不成章法勢太促氣又弱非長江大河會歸于海光景得會于王城作後勁氣勢悠揚文情縱逸末後一結而又首尾縮合斯為得體

○第八段會于王城為文章之餘波乃晉惠之結案兩番問答呂甥只借君子小人齒牙吐出自己之肺腑唐突而不患于充乞憐而不患于取此真游說妙訣亦真行文妙訣乃代字訣之所本也

問和卻說不和妙絕然句句說不和卻正是句句說和尤妙絕也

必死于高梁之墟虛野也高梁晉地名

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

獲此惠公昧心之談全不想伯姬舍死相救恩愛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

弓之兆故 著筮有九六七八 天地生物之始人與物皆以象為主 之策故以數為主 以氣化而後乃有形象 形象既成而後形交氣感滋生日多

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

滋既多而後滋其數不窮 言公今日之禍蓋由先君 豈卜筮之數殺嫡立庶之敗德所致 可預定乎

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

從之不足以益禍 小雅十月不從不足以損禍 之篇有曰

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噤叢聚也沓重複也憎惡也噤噤 職主也競力也專力為 沓沓多言以相悅而背則相憎 此者皆中讒口之人 即暇月

噤 沓 背憎 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

王城西周舊都東 遷後其地屬秦國

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小人在下之民恥 其君為秦虜

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 喪其親

皆不以賊車馬治甲兵為 征賦也 難而欲立大子圍為君 繕治也 必興兵 報秦

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

知三施不報之罪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

注於此而神注於彼左氏慣用此法擅長讀者最宜領會

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

饑猶饋也以粟饋晉非晉糴也

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

唐叔武王之弟成王之弟

始對于晉之時

箕子商帝乙之子紂之庶兄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

即箕子之言觀之以我且修德以待後之能見晉國未可取也者伺其衰而後取之也

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

內五城征賦也秦至是始征其地之賦

置守司以賦稅焉

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李氏廉曰秦顯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遂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緣遠見其五伯迭興之會歟

按通篇格局以大意論要作兩半讀以秦獲晉侯以歸句作轉樞則上半寫獲晉侯下半寫歸晉侯也上為主下為賓是賓多於主法細論則前提後束中分七段段段又自有提束有層次而以戰于韓原一段作關鍵以秦為主晉為賓又是反賓作主法前逐件提起用重筆後逐件結收用輕筆尤妙於一結應堤只以大意縮合照應而於事卻是若即若離絕無半句重複而中間段落有蓄勢有開蕩有拍合有遠應有近應全以議論帶敘事長篇中古雅兼盡之文與城濮篇敘事夾議論正自不同蓋體格各有一定之章法也左繡截至詩曰止亦有定見其意以穆姬怨晉惠起晉惠悔嫁姬結暗對背施無親是為舍本而趨末也愚以背施背賂起又餽粟征賂結不惟暗對晉惠四德皆失兩句并可為納晉文張本似成完璧故有原評概難登錄非致妄為割裂也

襄王八年

十六年

僖公上

三八

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三毛其心却又不忍前後事大相反難道有些瘋癲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閔元年省魯難僖元年城邢二年封衛

存亡繼絕以合聚諸侯

薄德謂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三月執滕子六月執鄭子故去虐二國之君

又殺之以祭社

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

但求不致亡國得以正命而死為幸

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上声

十九年 秋宋人圍曹

六月宋公會諸侯盟于曹南曹人不修地主之禮故伐之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

崇國名文王聞崇侯虎無道遂興師而伐之

軍于崇三十日而崇侯不降

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戶江反下同

師退而歸文王修其德教而復伐之

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降

大雅思刑儀型齊篇也寡嫡

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

妻謂大似也言文王之德教近自妻室兄弟而遠及于家邦無不被其德化御治也家齊而後國治

君指宋襄公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

省修也言必如文王退而修德

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

迨亡德無闕如文王之刑能由近及遠而後可以服人

無闕而後動

以文王修德作兩層寫又將宋公不曾修德亦作兩層寫前後俱用反復申明尺幅中亦具有層層疊疊的是作家

前一德字後兩德字彼此相形所謂以暴易暴也

無乃若何盍姑都婉其詞以諷之結句板煞應如欲覺聞鐘猛然深省耳

十九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齊始與夏盟

修好會盟也

陳穆公請修好去声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

無忘桓德與楚何于而亦與盟于齊此諺所謂亞與知者也滋中國狃焉而忘其毒也

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按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桓公已沒三年而猶令諸侯瞻念可謂功不朽也有謂宋襄圖霸以暴因追思齊桓之仁未必在此若宋襄公一小伎兩耳諸侯豈畏哉文卻着語不多而意味深永令人發匪風下泉之歎

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

冬楚人伐隨

隨居漢水之東故以漢東諸侯叛楚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菟帥師

成平也隨楚請和而楚遂班師

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

善成也言成敗無非自己求之

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

召南行

豈不欲早

懼多露

引詩而論量力之濡已相時而動之意

乎哉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

左翼云度德量力保一國之規模德無可度力尤當量此語最為吃緊愚謂修身齊家亦須守此不特有國者惟然

